

WALKER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主编 顾 铮

沃克·埃文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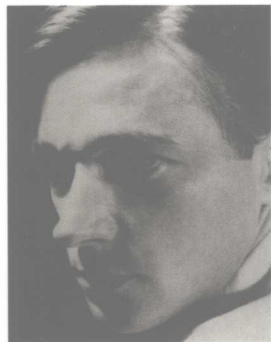
E V A N S

Walker Evans: A Biography

[美]贝琳达·拉思伯恩 著

宋沈黎 周景行 魏 静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主编 顾铮

沃克·埃文斯

Walker Evans: A Biography

[美]贝琳达·拉思伯恩 著
宋沈黎 周景行 魏 静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丛书主编：顾 铮
责任编辑：杨秋林
装帧设计：任惠安
责任校对：程翠华 朱晓波

Walker Evans: A Biography
Copyright © 1995, 2000 by Belinda Rathbone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arles Everitt Literary Agency, Inc.
by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1—2009—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沃克·埃文斯/ (美) 拉思伯恩著; 宋沈黎, 周景行,
魏静译.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9. 4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ISBN 978-7-80686-722-8

I. 沃… II. ①拉…②宋…③周…④魏… III. 埃文斯, W.
(1903~1975) —传记 IV. K837.1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832 号

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

沃克·埃文斯

[美] 贝琳达·拉恩伯恩 著
宋沈黎 周景行 魏 静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85159574、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3.25 插页：12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6-722-8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总序

顾 铮

不久前,与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谈起,作为摄影出版文化品种之一,世界摄影家传记值得引进,并推介给国内广大摄影爱好者与各界人士。事过不久,丛书责编就与我联系,告知社里已经决定开发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书系。

于是,我从本人收藏的几十本外国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摄影家传记中,先行挑选已经在国内摄影爱好者与读者中有了一定认知度的十多位摄影家的传记读本,提供给出版社选择并联系接洽中文版权。同时,我与出版社也开始寻找合适的译者。这一过程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总体上进展顺利,现在已经有八本世界摄影家传记的翻译版权已经落实,第一期先推出其中三本。

这套丛书已经洽谈版权并投入翻译的共有八本,涉及八位彪炳摄影史册的世界摄影大师,他们是:安塞尔·亚当斯(美国)、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法国)、比尔·布兰特(英国)、欧文·布鲁门菲尔德(美籍德国人)、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美籍匈牙利人)、爱德华·斯泰肯(美国)、沃克·埃文斯(美国)、优素福·卡什(加拿大)。

这些外国摄影家的创作所涉及的摄影题材和样式包括了风景摄影(亚当斯)、报道摄影(卡蒂埃-布勒松、布兰特)、商业摄影(布鲁门菲尔德)、肖像摄影(斯泰肯、卡什等)、艺术摄影与先锋实验摄影(埃文斯、莫霍利-纳吉)、人体摄影(布兰特)等几乎所有的摄影门类。当然,这里所作的归类并不严格,有的摄影家的摄影实践并不只是固定于一种样式,而是跨越了多种样式,如美国摄影家斯泰肯,既是画意摄影的先驱,也是美国商业摄影最早的弄潮儿,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战事报道摄影的组织者,也是在美国艺术体制中逐步确立现代摄影地位的实际运作者之一。从摄影家的国别看,丛书也包括了欧美各国摄影家,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了解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摄影状况。其中有些人因为战争与政治的原因而多有迁徙,国籍有变,其人生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书,更不要说再加上其摄影艺术上的赫赫成就。而从传记的写作

形式看,既有“一本正经”地按照西方传记格式写作的“正传”(如卡蒂埃-布勒松),也有由摄影家本人撰写的妙趣横生的“自传”(如布鲁门菲尔德),更有严格按照学术要求撰写的学术指向强烈的“评传”(如莫霍利-纳吉)。因此可以说,这批摄影家传记的内容与形式之丰富,实为了解世界摄影史的最佳补充读物,也为我们今后如何撰写这方面的传记提供了标高与范本。

长期以来,国内的摄影读者(至少包括了摄影爱好者、专业摄影工作者、视觉艺术工作者等)对于世界摄影史的了解大多停留于阅读简单通史型读物的状态,无法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国外更新的研究成果,而基础性的可供参考的相关材料几近于无。世界摄影家的中文传记读物,更是寥寥无几,印象中仅有两本中译的罗伯特·卡帕传记。因此,虽然目前也有一些“文化人”想写些与摄影有关的文章,但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世界摄影家的“故事”、“逸事”太少,因此,难以涉笔成趣,更遑论敷衍开去。而在摄影教学(可能与摄影史教学关系更大吧)中,相关内容如果没有摄影人物的详尽的创作与人生经历作“引子”与“诱饵”,也会流于空泛。而对于这些摄影大师(可惜传记往往只以大师为写作对象)的创作甘苦,阅读他们的传记不失为一种领悟方式。所谓的摄影史教养,其实也与这种种与摄影有关的历史细节有关。相信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丛书的引进和出版,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会带动中国摄影家传记写作的繁荣。

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传记丛书,把本来相对平面的、甚至是干巴巴辞条式叙述的摄影家“标签”,转化为立体的、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并进一步加深对于世界摄影史的理解,培养对于摄影史的兴趣。当然,在现有这八本传记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争取引进更多、更好的世界摄影大师传记读物与读者见面。感谢丛书各位译者的辛勤工作,感谢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及丛书各位编辑的努力。

2009年3月

前言

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遇见过沃克·埃文斯两次。第一次是他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举办的旅行回顾展的开幕式上,我的父亲当时是该博物馆的馆长。那个时候,我还是个踌躇满志的摄影师,对我而言埃文斯无异于一座神祇。他的照片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真实感,在我眼中,它们就像是媒体的精髓一样。当我惊讶地了解到他的背景与我极其相似时,我对这个人物本身就愈加感兴趣——跟我一样,他也出生在圣路易斯,也上过东部的预备学校。他对于自己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态度同样让我深感同情:他热爱书本和文学,但对于其他科目(例如数学和拉丁文之类)则一窍不通;他曾经是一个无聊的叛逆学生,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他相信最好的摄影师,就如他自己,他的工作是发自内心的,是自学成才的。我确信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也来自圣路易斯”,大概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他的招呼语。他解释说其实并不了解那个地方,他5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也是!”我急切地(并且也是真心地)附和道。我记得当他问我他拍摄的照片中我特别喜欢哪一幅时,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伯利恒墓地》,这是一幅可能会令许多外行人喜欢,但却不会被艺术家选择的作品。我敢说他对我的答案很失望。尽管如此,他还是送了我一份那次摄影展的目录单,并且亲笔题词:“致贝琳达,满怀赞赏与喜爱。”

大概是几个星期之后,他邀请我出席在纽黑文的一次晚宴,那时他是耶鲁大学的摄影教授。晚宴的主人约翰·阿切利是参与摄影项目的一个研究生,沃克知道阿切利和他的妻子南都是我的朋友。我随身带去了一个黑色的小文件夹,里面是我拍摄的照片,沃克说他很感兴趣,想要看看。令我备感荣幸的是,他还要求我印其中的一张——是一张狗屋的照片,是直接拍摄的特写镜头,狗屋的门上还悬挂着一块破烂的粗麻布。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但是有了沃克的肯定,我才发现这可能是我的作品中最直率自然而不做作的一件。

告别前,沃克邀请我第二天去他在康涅狄格州旧莱姆的居所见面。我感到很欣慰,这样我

就有再次见到他的机会了。我认为他的房子样式很好。白色的粉墙前面安放着精致的古董椅子,与一些经过日晒风吹而磨损的户外广告标牌融为一体。旧的天鹅绒跟锈迹斑斑的罐头出人意料地构成一种优雅的混合物。屋子就其特有的风格而言,简直是无可挑剔的。穿过门进入另一个房间——他的工作室,我发现他在这个地方保留着乱糟糟的场面。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没过多久沃克就用他那辆雪佛兰斜背式小轿车将我匆匆载离了那里。我不记得我们去了哪里,只记得车内用最大音量播放着一部古典歌剧的磁带,仪表盘上堆满了面包屑和纸片。这个男人有点轻度的疯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同时感到一丝恐惧。

这些个人印象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多年来当我继续拜读埃文斯的摄影大作和思考他的照片的感染力时,这些记忆始终伴随着我。我的兴趣历久弥新。看起来,他拍摄的那些照片似乎永远不会老去,而我对拍摄影片的那个人也永不会厌倦。然而,随着这些年来我对有关埃文斯的摄影展、专著和评论文章的密切关注,我发现我们对于这个人及其作品的理解上的空缺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了。当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玛格丽特·布克-怀特、曼·雷——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描写自己的成名之路,追忆他们经历过的那些美好时光与所结识的伟大人物,以及自己取得的显赫成就时,埃文斯却保持了他那高贵的低调姿态。在他看来,与其大费笔墨解释自己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艺术家的,还不如将这个问题交给读者去思考。“几乎所有优秀的艺术家都是被一种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力量造就出来的。”他说。就他个人而言,他显然很愿意让这种力量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尽管他已预见到会有人写一部关于他的传记,但显然他并不热衷于效仿同时代其他摄影师的做法。

在他过世后的这些年来,随着艺术市场的迅速扩展和对摄影的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埃文斯却变得越来越像神话般地难以接近,他的价值被低估了。年轻的学者们只会选取一些残缺不全的信息碎片,来考察他职业生涯的主要阶段。而他个性中的抵触成分导致很多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如人意,最突出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将他的成就过多地归功于他的强有力的(而且个人资料更容易收集的)朋友们的影响。埃文斯本人曾屡次声明他的摄影是一种激情驱动下的强迫症式的行为,但是这一论断在人们定义其在摄影史上的地位时丢失了。是到为他写一部全面的传记的时候了,让人们来看看这个男人的全貌,将他与他的生活形态、他对友谊的平衡、他的工作方式、他所喜爱和收藏的物件、他的困扰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对与他有关的一切事物作全景式的考察。在五年前,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动手来完成这项工作了,这条道路是敞开的,但没有人这么做过。

这是沃克·埃文斯的第一部传记。就像所有的传记一样,它是一个特殊时间段的产物。当我开始本书的写作时,埃文斯的房产还没有处置完毕。埃文斯的一些底片、论文和收藏品仍旧在他的遗嘱执行人约翰·希尔的手中,他提供给学者们一些文件,并且致力于将一些早先不为人知的照片和文件在专著中出版,这些专著包括:《最初与最后》《工作中的埃文斯》《沃克·埃文斯:哈瓦那》和最近的一部《沃克·埃文斯:饥饿之眼》。除此之外,埃文斯的生活和工作的其他证

据则散落于博物馆的收藏品、图书馆的手稿之中,他的家里以及他的生平好友的记忆中。这样一个混乱的现实在过去几年中让很多打算为他写传记的人望而却步。

我在过去五年的研究中采访了 100 多位认识埃文斯的人,既有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包括他的两位前妻在内,也有跟他不那么熟的人,例如他在预备学校的同学,一些社交场合认识的熟人,在《财富》杂志的同事和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助手以及其他摄影师伙伴等。为了调查埃文斯的朋友和社会联系人,我从新墨西哥州的陶斯游访到英格兰的威尔特郡。我还研究了他的许多摄影作品集,大大小小的,公开出版或私人交流的,其中一些来自国会图书馆、现代艺术博物馆、J·保罗·盖蒂博物馆,以及克拉克·沃斯维克,他私人收藏的照片就超过了1500张。我还通过调查雇用记录和市政名录来了解埃文斯的迁移和行踪的具体信息,通过调查大学收藏品和各种各样的存档文件来掌握其真实的生平细节。在 20 世纪结束之前,最近才取得地产权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成立一个沃克·埃文斯研究中心。这将大大提高未来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效率。但是到那个时候,沃克·埃文斯的生平往事也将变得更加遥远而扑朔迷离,即便是对于那些少数的仍然幸存于世可以谈论他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要感谢很多埃文斯的朋友和同事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与我分享文件资料,并且还多次将我引荐给其他能为我提供帮助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些人,我很遗憾地说,没能活着亲眼看到此书的出版。我要向下列朋友表达我的谢意:贝伦妮丝·阿博特、瓦尔特·奥尔纳、佩尼·安德鲁斯、柯特兰兹和特里尼·巴恩斯夫妇、丹尼尔·贝尔、瓦鲁扬·伯格霍西安、小塔尔博特·布鲁尔、杜德利·布里顿、查理·梅·布罗德斯基、保罗·布鲁克斯、斯莱特·布朗、哈里·卡拉汉、戴尔·卡拉威、萨姆·卡里尼、波比·卡里、威廉·克里森伯里、埃莉诺·克拉克、阿黛勒·克莱门特、苏珊娜·科吉歇尔、罗莎琳德·康斯特布尔、米尔德里德·康斯坦丁、赛奇·富勒、考尔斯、阿诺德·克莱恩、西奥多·克莱恩、杰克·德拉诺、本·狄洛奇、威廉·德鲁兹、吉姆·道、保罗·德雷珀、安迪·杜比、阿尔文·埃森曼、芭芭拉和杰森·爱泼斯坦夫妇、路易斯·福勒、迈尔斯·福斯特、玛丽·弗兰克、安妮·富勒、布莱尔·富勒、埃米特·高英、保罗和多萝西·格罗茨夫妇、理查德·哈里森、杰克·赫利克、约翰·希尔、阿尔奇·霍布森、伊莱扎·霍布森、薇娜·霍布森、沃尔特·霍普斯、弗吉尼亚·哈伯德、林德利·哈贝尔、劳伦斯·伊斯雷尔、塞维利亚·约翰斯顿、乔尔·凯兹、莱斯利·凯兹和简·梅奥尔夫妇、阿尔弗雷德·卡津、芭芭拉·克尔、玛丽·诺伦伯格、希尔顿·克莱默、艾米莉·诺伦伯格、凯瑟琳·库、迈克尔·莱西、海伦·莱维特、查尔斯·林德利、利奥·李奥尼、瓦莱丽·劳埃德、帕雷·洛伦兹、卡罗利娜·布莱克伍德、罗威尔·哈里·伦恩、罗素·莱茵斯、伊莱扎·马布里、本·麦道、格雷斯·迈耶、约翰·麦克唐纳、沃尔特·麦奎德、乔尔·迈耶罗维茨、多萝西·米勒、艾格尼丝·摩根、爱丽丝·莫里斯、罗伯特·莫斯克维兹、卡尔·麦当斯、博蒙特·纽霍尔、埃洛迪·奥斯本、伊莱扎·帕金森、维塔·彼得森、戴维·普洛登、戴维斯·普拉特、克里斯和埃丝特·普尔曼夫妇、阿尔斯通·帕维斯、小约瑟夫·弗纳·里德、尼古拉斯·里德、帕米利亚·里德、乔治·林哈特、玛丽-安东尼特·罗伯特、伊丽

莎白·希克亚·洛希尔、简·休克奥普、利奥·塞尔兹、伯纳达·夏恩、朱迪思·夏恩、萨姆和伊丽沙白·肖夫妇、亚伦·西思金德、索尔·斯坦伯格、卡罗琳·斯坦纳、詹姆斯和塔尼娅·斯特恩夫妇、汤姆·斯特朗、戴维·斯旺、戴维·西尔维斯特、约翰·萨尔柯夫斯基、杰瑞·汤普森、艾伦·特拉登伯格、戴安娜·特里林、沃利·托科夫、比莉·沃里斯、杰克·华生、托德·韦布、黑兹尔·霍索恩、维尔纳·莉莉·韦斯特、威廉·霍林斯沃思、怀特·约翰·威马丁、南希·塔特·伍德、奥利维亚·阿吉·伍德、马修·威索基、露丝·福布斯·扬。我尤其要感谢埃文斯的两位前妻简·萨金特和伊莎贝尔·斯托里，两位夫人都非常配合，极其耐心、无比慷慨地牺牲她们的宝贵时间来支持我的工作。她们对所嫁的这个男人的描述，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坦率和公正的。没有她俩的帮助，本书也许无法呈现现在这样的面貌，而会流于肤浅和表面。

我还要特别感谢埃文斯房产的三位继承人，弗吉尼亚·哈伯德、查尔斯·林德利和伊莱扎·马布里，感谢他们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和允许我出版埃文斯的语录和照片。我还要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约翰·希尔和克里斯蒂娜·德尔·瓦尔，他们能够理解和满足我的要求直到本书完成。我还想要感谢下述机构中的图书馆馆长、档案保管员和图书管理员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大力协助，它们是：美国艺术文件协会、美国艺术档案馆、耶鲁大学古籍善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特色馆藏图书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波士顿大学穆加纪念馆书库、美国人事部，以及福特、科恩和贝尔丁等档案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研究基金会的托马斯·坦瑟雷，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苏珊·基斯马里克和罗娜·罗伯，保罗·格迪博物馆的维斯顿·纳伊夫和朱迪思·凯勒，芝加哥艺术学院的戴维·特拉维斯，国家档案馆的格雷格·布拉德舍，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爱丽丝·哈德森、米尔德里德·莱特和罗伯特·辛克，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黛博拉·威斯，纽约大学塔玛敏特图书馆的戴维·斯特克，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的辛西娅·法拉尔，路易斯威尔大学的玛格丽特·M·布里德维尔艺术图书馆的盖尔·吉尔伯特，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戴安娜·卡普兰，新奥尔良历史资料收集者约翰·劳伦斯，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罗德尼·丹尼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唐·斯凯摩尔，时代集团的伊莲·费舍尔，霍顿·米夫林公司图书馆的艾米·科恩-罗斯，东莱姆市政厅的办事员帕蒂·斯彻特斯，卢米斯查菲学院的玛丽莲·卢米斯，安德沃非利普斯学院的梅芮迪斯·普莱斯，莫切斯堡学院档案馆的贝蒂·米勒，威廉斯学院档案馆的林恩·方特尼奥。

我对于埃文斯研究水平的提高还得益于与那些同样在研究埃文斯和其他一些摄影师的学者同人的交流，他们慷慨地和我分享文献资料、信息和看法。我要感谢贝弗利·布兰南、斯科特·唐纳森、玛丽亚·莫里斯·汉伯格、戴维·赫沃尔德、温迪·杰弗斯、朱迪思·凯勒、道格拉斯·尼克·杰夫·罗森海姆、威廉·斯科特、戴维·特拉维斯、罗伯特·威尔、苏珊·米勒、威廉斯和克拉克·沃斯维克。我特别想要感谢两位难能可贵的同事，尤金妮亚·帕里·詹尼斯和本·利夫森。我与他们关于埃文斯和他的摄影的谈话，总是充满了刺激和挑战，还有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交流让我感到非常愉快。两位还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在本书成形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阅读我的大

部分手稿。他们的批评和鼓励一直鞭策着我去更好地思考,更好地写作。

这样一个项目如果没有一个编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让我感到幸运的是,这个项目从头至尾有珍妮特·西尔弗跟我一起工作。她专业的编辑工作使这本书一直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而她对我的写作不断提出的温柔的要求也使本书变得更加丰富。她的助理,温迪·霍尔特,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进程,而丽兹·杜瓦尔完成了最后的编辑工作并终审了这部手稿。我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埃莉斯·古德曼,感谢她给予我的全程支持和鼓励。

如果没有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款待,我的这项在纽约市以外的研究工作是不可能涵盖如此广泛的地域范围的,他们以不懈的热情和慷慨参与了我的这次冒险工作。我要感谢鲍勃和安妮·鲍伊夫妇、克里斯蒂安·布瑞奇内夫和提姆·洛夫乔伊、希拉里·布列斯特、安妮和帕克·道格拉斯夫妇、伊莱扎和安德鲁·汉密尔顿夫妇、克里斯托弗和杰米·休厄特夫妇,尤金妮亚·詹尼斯、马里昂·詹尼斯、本·利夫森、埃莉斯·拉夫金、维多利亚·门罗和埃里克·索兹曼、乔和珍妮弗·普利策夫妇、彼得和雅兰娜·拉思伯恩夫妇、路易丝和凯莱布·斯科特夫妇、凯蒂亚·斯利弗、玛莎·拉弗·赛明顿,还有马蒂和金·汤森夫妇。同时,我的父母以各种方式不断地给予我支持,还有他们对我正在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个人洞察也是非常宝贵的。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约翰·奥脱洛尼,他不仅是研究助理、校对,还献计献策,而最重要的是他对沃克·埃文斯的热情款待——埃文斯总是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目 录

总序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中西部的童年	001
第二章 巴黎和纽约	015
第三章 曝光	035
第四章 南方	057
第五章 三个家庭	077
第六章 “美国照片”	091
第七章 早餐前的爱	109
第八章 《财富》杂志	128
第九章 在它们消失之前	146
第十章 家居的启示	163
第十一章 悔过的偷窥者	180

第一章 | 中西部的童年

晚年的沃克·埃文斯给一帮富有的大学生致辞时曾经这么说：“特权，是一种不道德也不公正的所有物。但是，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特权，也许你本意并不想得到它，却还是可以去利用它。”看着这位可敬的老摄影师，他的听众们也许会猜测其言全是经验之谈。这个身材矮小的男子穿着绅士气质的粗花呢大衣，透过一副圆框眼镜目光直视着自己的长鼻梁，看起来好像与他那些著名的废车场、布告牌、加油站和小城镇的大街之类的照片构成一幅活生生的对照。他在大萧条时期与南方贫穷的佃农们的相遇让他明白了特权是不道德且不公平的东西。但是，对于“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特权，你还是可以利用它”的信条则是他向审美和知性的沉思的更高境界的一种逃逸。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艺术家们组成了一个自己的阶层，应该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特权。他的举止既高贵又不拘小节，他那显露良好教养的优雅口音，在随意停顿时会有一些口齿含糊和结巴，这一切，对许多人而言都表明了他是一位贵族，尽管也许不是生来就是贵族。“他喜欢暗示他的出身高贵且有良好的教养，”他的一位密友说，“我觉得更确切地说，他应该是个自我造就的有教养的人。”

从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开始，埃文斯彬彬有礼的仪态和举止证明了他既非出身贫苦也非天生具有政治倾向，而他的照片尽管常常会赤裸裸地展现贫困和退化的现实，却并没有带着社会抗议的动机。他的行动是出自本能而非受理论支配。他对于寻常事物和低劣废弃品的描绘只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而并非要为改变世界而做的努力。他的作品最终体现了“大萧条时期的道德和审美价值”的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一种纯粹的本能行为所开出的意料之外的花朵。“我对于照相机和图像作品的着迷，”他后来反思道，“是源于我对于某些我无法去真正分析和形容的事物的一种盲目却又充满激情的回应。我知道我不得不这么做。”

1903年11月2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埃文斯却总是声称自己的生日是11月3日。不

管这是他父母的主意还是他自己的想法,数字3刚好与他出生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相同,而且也跟他名字最后的罗马数字III相配。根据家族传说,沃克的曾祖父,奥古斯都·西斯里普·埃文斯有个密友姓沃克。两人相互约定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用对方的姓氏起名,因此一个叫埃文斯·沃克,另一个叫沃克·埃文斯。

对于这一支家族谱系我们知之甚少,但这一族的最后一位成员沃克·埃文斯这个名字,几乎成了美国风情摄影的代名词。三代人都出生于密苏里州,他们的祖先曾经是19世纪向西部迁徙的商人小贩中的一分子,奥古斯都·西斯里普·埃文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伍德斯托克,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劳伦斯来自佛蒙特州的塞特福德。奥古斯都的儿子沃克·埃文斯先后做过小职员、出纳员和记账员,在密苏里州的梅西科供养着他那生于肯塔基州的妻子艾曼达·布鲁克斯,以及他的女儿梅布尔和他的儿子小沃克。在1900年小沃克与杰西·克莱恩结婚的那个时候,老沃克已经是圣路易斯芒德市绘画和色彩公司的秘书,而1887年他刚开始在那里是做出纳员的工作。

与埃文斯家族相比,新娘家的社会地位更高,家境也更富裕。1900年,杰西的父亲,查尔斯·S·克莱恩是瓦巴西铁道的客运总代理人,这个职位使他有资格列入《圣路易斯名人录》这本年度人物摄影集之中。他的出身更加无从考证。他1847年出生于密歇根的特库姆塞,是建筑工人萨尔曼·克莱恩和哈里特·索普的六个孩子中的一个。16岁的时候,查尔斯开始在托利多当车辆核对员,由此开始了他的铁路职业生涯,托利多的总部、瓦巴西和西部铁路线等当时被称为瓦巴西一带。四年间他就晋升为车票总代理人。到1879年他被提升为客运总代理助理的时候,他已与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的杰西·比奇结婚,并且成了同样叫杰西的一个2岁女孩的父亲。那一年,全家搬到了圣路易斯的新瓦巴西总部。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那一带交会的铁路线路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多得多。

沃克·埃文斯二世在他未来岳父的眼里一定是个合适的新郎人选。24岁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步入了他的广告行业。埃文斯在结婚时所拍的照片里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穿着时髦的高领衬衣,打活结的领带塞入双襟的西装背心中。他的姿势随意而自信,目光直视前方,显然他是一个四处奔波的年轻人。

尽管埃文斯缺少大学教育,但他表现出写作方面的天赋,并将之运用到广告中去。而且据说他心灵手巧,对建筑很感兴趣。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建筑师,但是他的家庭负担不起当建筑师所需要的昂贵教育费用。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将做木工活当做一个爱好,在圣路易斯手工训练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之前两年,他曾经被雇为瓦巴西铁道客运部门的初级广告代理人,直接在他未来岳父的手下做事。被朋友和家人称为巴克的他举止良好,工作积极勤奋,努力提升自己,就像克莱恩曾经做的那样,他满足了克莱恩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年轻时的所有憧憬与期待。

期待着女儿婚礼这一重要的时刻,克莱恩不久之前才将一家人从住了七年的华盛顿大道

搬到了刚刚开发起来更具有时尚气息的威斯敏斯特街。克莱恩的新家离西摩兰街和波特兰街富丽堂皇的那些大门只有短短的距离,那里住着圣路易斯的社会精英们,他们的豪宅都像公共图书馆那么大。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威斯敏斯特颇引以为豪的是它对不同建筑风格——新罗马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还有乔治亚殖民式——一视同仁,兼收并蓄。克莱恩的住宅在4384号,是一栋结实的三层楼砖木结构的希腊复古式小楼,有天窗、扇形窗、几个开间和一个巨大的二层楼阳台,新娘可以从阳台上抛下她的花束。

离开屋子步行不用多久就可以到达第二长老教堂,在那里大约有600位宾客——“圣路易斯时髦阶层的代表们”——在1月中旬的这一天聚集到一起来见证这场夜晚婚礼。《圣路易斯邮报》早已预言埃文斯-克莱恩的联姻将会是这一季最美好的事件之一。鲜花、音乐、华服和礼仪都符合圣路易斯社会当时的流行品位和风格。瓦格纳主题曲风格的音乐演奏为婚礼进行曲奠定了正确的基调。跟在她的14名侍者之后,杰西·克莱恩被《圣路易斯邮报》形容为“有着紫色大眼睛的美若天仙的女孩”,挽着她父亲的手臂出现了,她身穿由蕾丝、雪纺和绸缎制成的三层礼服,身后拖着长长的后摆。在《晚星》曲子的伴奏下,新郎和新娘庄重地举行了婚礼仪式。不到一小时之后,这对前途无量的新婚夫妇,在威斯敏斯特住宅区的帝国会客厅里,在用天门冬和粉色康乃馨装扮的拱形窗底下,接受了宾客们的祝福。

婚礼结束后不久,克莱恩一家又从威斯敏斯特街搬到了稍微不那么时尚的麦克弗森大街,仿佛是在宣告他们的作秀演出已经达到了目的。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克莱恩一家和新婚夫妇平均一年要搬一次家,而埃文斯的广告工作变动也很频繁。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简·比奇·埃文斯于1902年2月出生之时,这对夫妇正和杰西的父母一起住在凯茨大街的一幢两层楼的木板房里。又过了不到两年,杰西在他们麦克弗森大街4468号的家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他们给这个男孩取名为沃克·埃文斯三世。

在沃克·埃文斯三世出生的六个月之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驾临圣路易斯,为举办路易斯安那购置博览会致辞。1904年4月博览会向公众开放了,就像是古罗马帝国崩塌前的一幕场景,“象牙之城”上演了一场末世狂欢的娱乐好戏。游客们可以在“千万美元长矛”附近漫步游览,观赏弧形画幕上呈现的盖文斯顿洪灾、葛底士堡战役、提洛尔人的阿尔卑斯山、野生动物表演和地球的形成等图景,只要花10到50美分就能感受一次震撼,或者搭乘电动街车去游览白色展览宫殿——森林业、农业、矿业和冶金业、电力、教育,每一个展区都装有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尖塔、塔楼、圆形穹顶、方尖碑、拱门和地界仪。亨利·亚当斯称之为“一种幻景”,特别是到了晚上,这座象牙之城“被成千上万支精美的电子蜡烛照亮了,有的光线柔和,有的色彩斑斓,有的昏暗模糊,有的明亮夺目,给人不同的感官体验”。与此同时,亚当斯对这场完全是奢侈浪费的博览会,以及“一个只有50万人口,且缺少历史、教育、团结或艺术……的三流小镇浪费了三四千万美元来举办一场如舞台布景一样短暂的华丽演出”的做法表示蔑视。

在这座粉饰太平的迷宫里，圣路易斯力求反驳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枢纽的地位已经日渐衰落的说法。对于密西西比河流域北部和西部地区，商业越来越有吸引力，芝加哥赢得了这场抢夺中西部霸权的战争。在圣路易斯，道路需要铺建，下水道系统需要升级，而每户人家和每家工厂都在燃烧伊利诺斯劣质烟煤，它所产生的烟雾使这座城市持续笼罩在一层烟幕之下。但是，《路易斯，在圣路易斯见面》是那一季的流行歌曲，参加博览会的人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城市，在这场盛世狂欢的大部分时间里，圣路易斯的人们能够相信灯光“并非哪儿都亮，但在那里总是亮的”。

沃克·埃文斯二世此时已经是H·E·雷森公司的副总裁，他在三年前加入这家广告公司时是从初级秘书开始做起的。在最初那些做广告的日子里，工作内容包括向商家兜售杂志和报纸的版面；广告本身只不过是介绍产品的名字和告诉读者可以去哪儿购买、价格多少等信息。作为这个机构的领袖人物，埃文斯自己也要经常坐火车出差，在布满灰尘的中西部农场的小镇上停下来，跟那些售卖从三轮车到马桶座圈等商品的小贩聊天谈生意。

埃文斯证明了自己是个能干的销售员，1905年他离开了H·E·雷森公司，成了芝加哥一家名叫洛德和托马斯公司的本地销售代表，那时候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广告代理商之一。洛德和托马斯公司在圣路易斯已经争取到了安海斯-布什公司的代理权，它在那次竞争中如此成功以至于最终让其他150多家小型啤酒厂关了门。在圣路易斯的那场博览会上，洛德和托马斯公司设定的目标是要利用这个城市以吸引新的商机，而像沃克·埃文斯二世这样的年轻广告业人才正是他们急需需要的。尽管这项工作只持续了几个月，它却导致了三年后埃文斯被任命为洛德和托马斯公司全职广告文案撰写人的结果。1908年，当他的儿子5岁的时候，埃文斯将他的一家从圣路易斯搬到了芝加哥。

当埃文斯加入洛德和托马斯公司的时候，28岁的艾伯特·拉斯克是董事长，他和年近的洛德先生一起拥有这家公司的股份。尽管这家公司在两位美国北方佬创始人的稳定带领下已经非常成功，但却是在拉斯克手中发展壮大为美国三大广告业巨头之一的，而在埃文斯任职的时候，还没有任何一家广告公司曾经雇用过全职广告文案撰写人。加入拉斯克这个独一无二的、由九到十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就等于是一蹴而就登上了这一职业的顶峰。

拉斯克是最早在广告中系统地尝试译解密码和运用大众心理学的先驱之一。他是察觉到印刷版推销术的潜力并将其运用到广告实战中去的一位先锋。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能为他的产品创造一套不管多么奇特但听起来还是很科学的说辞，凭这一点就能驾驭典型的美国消费者的理念。拉斯克为了将加利福尼亚州生产过剩的橙子榨成橙汁（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物），便大力宣传橙汁可以补充维生素C而有益健康的好处。棕榄皂销售数量的飙升，全是因为他大肆宣传其成分——棕榈和橄榄树的油，埃及艳后也曾经使用过。他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州的万垦公司生产的罐装猪肉和大豆做担保，保证食物“通过罐装能持久保持新鲜”。他还将万垦公司口味不够正宗的问题牛奶罐头产品变成一种资本，声称：“如果牛奶里没有杏仁味，那它就不是正宗

的！”

推销该产品的一幅插图广告中是一头整个用锡罐头组成的奶牛，用下画线标出它的广告语：“你可以在你的厨房里养一头奶牛。”

1908年，就是埃文斯被雇为拉斯克职员的那一年，洛德和托马斯公司得到了桂格燕麦片这个客户，拉斯克委派埃文斯负责“杰米玛大婶煎饼粉”这个个案的广告宣传，这个工作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儿子后来每每想到此事仍旧会觉得窘迫不堪。在一张包着头巾的胖乎乎的笑容可掬的母亲的照片下，是一句让人放心的鼓励话：“亲爱的，我在镇上呢！”

那天下班，沃克·埃文斯二世从芝加哥市区搭乘火车回到位于北岸凯尼尔沃思郊区的家里。凯尼尔沃思在1896年是美国最小的一个村庄，是在埃文斯一家从圣路易斯搬到那里的十二年前才刚刚合并建立的。这个村庄的建立出于一个名叫约瑟夫·希尔斯的芝加哥有钱商人的想法，他梦想以英国的沃里克郡的凯尼尔沃思为模型创造一个美国的郊区村落。为了强调它与英国的联系，创始者和居民们将所有的街道都用沃尔特·司各特的《凯尼尔沃思》和其他历史小说中的地名和人名来命名，于是有了艾塞克斯路、德文郡巷、都铎街、埃克斯穆尔国家公园、华威大学，还有——以司各特本人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命名的——阿伯茨福德建筑。沿着笔直宽敞的街道种植了糖枫、梓树、银杏树和紫山毛榉。在美国榆树汇成的拱顶下，凯尼尔沃思大道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半英里外的密执安湖沿岸的海水浴场——埃文斯回到郊区的家里一路饱览了景色。

在希尔斯的亲英派的村庄里有两座教堂，圣公会教堂和圣士会教堂（新教联合会），“在所有细微的观念差别之上对上帝顶礼膜拜和表达信仰”。细小的教义差别在凯尼尔沃思是被允许的，但是更大的差异就不行了。小镇章程毫不含糊地声明：“只允许向白人出售商品。”居民们可以参加女士社交俱乐部、凯尼尔沃思邻居协会、纸牌派对和各种年龄层的舞会。那里有一所公立学校，一座九洞的海滨高尔夫球场，还有一座沙滩船库。对于热心社交的埃文斯一家来说，搬入凯尼尔沃思就像是加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乡村俱乐部。它不仅仅是一个村庄，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凯尼尔沃思是“郊区的燕尾服”。

在凯尼尔沃思保养良好的草坪延伸带的另一头，隐隐散落着意大利人的别墅、乔治亚人的豪宅和法国人的城堡。埃文斯的房子在里士满大街和伍德斯托克大街的转角上，是全家人搬进去之前才刚刚完工的，与它周围的许多房子相比显得略逊一筹，它只是一幢标准的中西部住宅，楼上是木质屋顶板，楼下是灰泥地面。

在沃克孩提时代的那些日子里，他家屋子和铁轨之间除了一片空地外什么都没有。他后来写的几篇杂文都反映出铁路对他想象力的巨大影响。“乘坐火车穿越美国的支线的人将火车与铁轨碰撞的哐当声直接融入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中年时的他这样写道。从餐厅的窗户往外看，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父亲每天早上登上火车，每天傍晚从火车上下来，走在凯尼尔沃思掺杂着乡土气的罗马式火车站的月台上。因为每隔一小时就有来自芝加哥的火车经过，度量沃克的一天

是火车汽笛的呜呜声和进站时的轰响声，“还有警铃的丁零声——那令人心碎的渐行渐弱的音节是一门最早的相对论体验课程”。夏日里，沃克会跟他最要好的朋友吉米在发烫的铁轨上玩耍，他们最喜爱的游戏就是在铁轨上放一枚1便士的硬币，让下一辆经过的火车将其压扁成一块圆形的铜片。他们也有很多机会来记住火车车厢的标记，“就像古老的小调在我们的脑海中回荡一样，我们曾经把它们全都记了下来”，沃克回忆说，“它们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就像天气，像我们收集的书籍，像我们走过的街道一样熟悉”。

对于凯尼尔沃思的孩子们来说，夏天是没有形状也没有尽头的。日复一日，他们可以在沙滩上或船库附近玩耍，或者躲到柳树荫里去。他们可以跟着他们的父母亲穿过高尔夫球场，偶尔得到机会还可以加入到舞会和茶话会中去。在南边的树林里可以采到黑莓，在村庄附近到处可以摘到山核桃和榛果。当卖冰的人从邻近的温内特卡过来时，他们可以一路跟着他。他们也可以去车站旁边的乡村商店取邮件。

在凯尼尔沃思，每个人都认识离他方圆一英里范围内的所有人，几乎所有人家的门都向孩子们敞开着。沃克特别钟爱有关范尼·菲尔普斯的记忆，她是一个刚刚结婚还没有生孩子的年轻妇女，是她第一个向他灌输了阅读的喜悦。在她那位于莱切斯特路可以俯视整个高尔夫球场的大房子里，她将放学归来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念书给他们听。尽管时隔多年他已经不记得他们读的是哪本书，但沃克到中年的时候仍然记得这位伟大的女性是如何让他们活跃起来；通过她，文学世界的大门毫不费力地就向他们敞开了。

在家里每天要读的标准书籍，先从童谣开始，然后是查尔斯·狄更斯、沃尔特·司各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和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经典作品，接下来是通俗系列，罗弗兄弟和莫托兄弟等等。但是，沃克的父母亲不会像菲尔普斯太太那样充满热情和智慧地朗读书本。他们有其他方面的才能。他的父亲，一位“备受挫折的建筑师”，建了一个精美的玩偶之家。他的母亲会弹钢琴，喜欢听歌剧。他们的品位是趋于保守的，他们的动机，尤其是他的母亲，是为了社交。杰西·埃文斯对进入芝加哥郊区社交圈一事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要感兴趣。尽管家庭收入只能算中等，房子也不大，她还是雇了两个仆人，一个女仆负责煮饭和打扫，另一个黑人男仆他们称之为管家。杰西能够装阔气，摆出舒适富裕的样子，但是她没法隐藏自己的感情，她觉得自己应该过比她现有的更好的生活，而且她的良好出身使她总是期待生活变得更好。尽管她的丈夫已经竭尽全力来满足她的期望，但风姿绰约的她容易生气而且骄奢挥霍。一方面，她向她的孩子们传达一种特权感，另一方面，她又通过暗示，表明是他们的存在部分地造成了她的不幸，切断了这种荣耀的感觉。

沃克保留下来的几张孩提时代照片显示出他跟母亲惊人地相似，从向下倾斜的棕褐色眼珠到嘴角边淘气的一绺鬈发，都是那么相似。沃克曾经向他的第一任妻子承认，孩提时代他深爱着自己的母亲，可是母亲却总是让他觉得遥不可及。他哭闹着想要她的拥抱，却总是遭到不耐烦的拒绝：“噢，别哭了！”有一天傍晚母亲正在为去听歌剧穿衣打扮时，她点燃了一支香烟。